

奉贤文史资料

(14)

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

忆我在新四军淞沪支队工作时的部队生活

陈友新

1937年11月，日军在金山卫登陆，先后占领上海近郊集镇，进而扩及全浦东。在浦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，上海沦陷。从此，既有日军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蹂躏中国人民，又有以抗日为名的游什兵痞勾结土匪敲诈勒索乡民，广大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苦不堪言。

1938年，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，发动群众，组织部队，在浦东开展游击战，以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。从此，抗日烽火，逐渐燃遍浦东大地，我们的部队在战斗中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不断发展壮大。坚持抗战八年，直到新四军北撤离开浦东，完成抗日历史任务。

我于1944年2月服从组织调配，由地方党组织到浦东支队一中队任政治指导员。在三面环海、地区狭小，日伪据点林立的浦东平原地区打游击，采取昼伏夜出，每晚不分气候条件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跳跃式地转移宿营。在这样极为艰苦的环境里，我们游击队是怎样生活的？现就记忆所及，略述一二。

黑夜将尽，大地有微光时，带岗的班长叫醒炊事员起身，准备

早饭；同时推醒值日队长，以及唤醒熟睡的全体同志，悄悄起身打背包、捆稻草、搞清洁卫生。在夏秋季节，要上好作床铺用的门板和卷好芦苇帘子。做好内务后，即集合场地跑步，练刺杀等动作。活动到天大亮，多数农民已起身时，即行收操进房，洗脸、刷牙、吃早饭。如雨天场地湿或敌伪军“扫荡”期间，起身后，不出操，在室内坐等天明。

起身后，站岗的一个班，则选择利于隐蔽的地形，伪装遮掩，由哨兵了望和监视路上来往可疑的行人和河道中进出的可疑船只。由于隐蔽得好，故行人不易发现我步哨。夏天，青纱帐遮掩，不能远视目标，步哨则爬上较高的树木进行了望，站得高，望得远，可及时发现几百米外的动静。如行人误入我宿营地，为防止泄密和敌人刺探军情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行人只进不出，均要留在驻地，借此向他们宣传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，待部队转移前才放行。环境紧张时，战士闭门不出，拉屎撒尿也在室内（借用农民粪桶作为便桶）。

每天的活动，上午是政治、军事教育；下午是文化教育，晚饭后文娱活动或军事练习。指导员上政治课，讲《我们的出路》，说明我们深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要推倒三座大山，达到打倒日本侵略者，最后解放自己的目的。有时，在某一次战斗后或在敌伪“扫荡”前后，讲形势，增强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心与信心，这样在敌情严重时，精神上有所准备而不致惊慌失措。课后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消化。通过教育，使指战员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。

中队长上军事课，讲《步哨守则》。讲利用地形地物，组织班进攻、班防御以及武器擦拭和保管等军事常识。为了提高军事技术，实弹打靶虽不可能进行，但能在室内进行三点一线的瞄准练习，懂得步枪射击要领到具体瞄准，干部在旁检查战士实际操作的优缺点，不断改进射击技术。

文化教员或指导员上文化课。战士大部分来自工人、农民，识字不多，文化很低。因此，文化课以教方块字为主，如工人、农民、天下一家人等。还教学歌词，如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、《新四

军军歌》等，有新歌传来，如果环境许可，把歌词写在门板上，可以高声歌唱，既学文化又学歌唱。一支歌，教唱三四遍，就可以单独唱开了，歌词的字也大部分识了。教了就写，以巩固记忆。文化程度较高的进行自学或帮教文化程度低的，互教互学，大家进步很快，经过一、二年，有的粗通文理了。除学汉字外，还教过江南话拉丁新文字。拉丁新文字是以字母为主的拼音字，很好学，能说就能写，大约学习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脱盲。配合文化学习，还不定期的出墙报。

晚饭后，转移到新的宿营地前，以班为单位，进行群众纪律检查，如有否损坏东西，有否还错碗筷、菜盆等炊具，地扫了没有，门板上有没有，缸里的水挑满了没有……。总之，要做到干干净净，群众满意为止。

游击战士的生活，团结、严肃、紧张、活泼。上述工作做好后，全体战士集中场地上做游戏，如丢手帕、摸瞎子。环境许可时，在出发前，几个中队集中在一起，相互拉歌，一时歌声四起，震撼整个村庄，很是热闹。

在冬春季节，除文娱活动外，进行军事练习。一是去田间练习手榴弹(木制品)投掷；一是打野外，要求象真的战斗一样认真去做，以达到正确利用地形地物，提高杀敌本领。

每天晚上出发前，中队干部到支队首长那里听取敌情通报和夜行军的布置，如宿营地点、部队失散后的联络点、行军次序等，各中队传达布置后，部队就出发了。部队一般在天黑后移动，如果敌情严重，要待群众睡静后才静悄悄地出发。近的走三、五里，远的要走一夜天，一般的在十里至十五里左右，以游为手段，击为目的，进行不规则的跳跃式的流动，以争取军事上的主动。行军时，前卫中队派尖兵班，尖兵班组成战斗小组，走在最前面，向导及中队干部跟着尖兵班走，以便及时掌握情况，指挥部队行动。行军要寂静，不准说话，不准打手电，不准高声谈笑，咳嗽也掩着嘴巴不得出声，就这样，默默地一个跟着一个前进。由于疲劳，走在路上打盹是常有的事。打盹时站住，一睁眼，就要跑步跟上，因此，行

军速度有快有慢。过大桥，过十字路，两边放临时警戒哨，以防万一。抄小路行军也是常有的事，路窄难走，过小桥更难走，常常手拉手过桥，这样，又会减慢行军速度。雨天行军很是艰苦，干部战士均无雨具，任凭风吹雨淋，道路泥泞，上下坡时跌跤更不以为奇，跌痛了不好叫出声来。到了宿营地不能休息睡觉，要烤干淋湿的衣服、被子和擦拭武器，常常忙到凌晨三、四点钟才睡觉。遇到这种情况，白天一般地不再进行军政教育，让战士休息，以消除疲劳。

到了新的宿营地后，干部首先察看地形，布置好岗哨后睡觉，各班轮流放哨，干部轮流查哨。天明前，除原有岗哨外，还要布置一个班早起身，以防敌人拂晓突然袭击。1944年7月7日，界河桥战斗，就是运用这个办法争取了主动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

司务长到了新的宿营地，即筹集第二天的吃粮和副食品。部队一日三餐，以班为单位，分发饭菜。早餐是稀饭和咸菜、萝卜干，中晚餐是大米饭、蔬菜、豆腐汤等，饭敞开供应。吃鱼吃肉的机会很少。1944年后给养有所改善，每周可吃一顿猪肉，标准是老秤四两（即新秤二两半）。当时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平时饭菜油水不足，很少开荤，每逢吃肉，都是狼吞虎咽，顾不上肥肉瘦肉，猪头猪尾，只要是肉，吃得精光。

斗争环境很艰苦，生活条件也很差，除了食宿不安定外，过的是供给制生活，每人每月津贴为五包中等香烟的代价，干部战士一样待遇，到月底，已无钱买卷烟，几个烟瘾重的战士，常常几个人轮流吸一个烟蒂。冬天供给一套棉衣，一条二斤重的棉被，夏天供给一、二双袜子以及肥皂、毛巾、牙刷、牙粉等。医疗卫生条件更差，无医无药，生病没有地方治疗，如病重不能走，打埋伏在老百姓家里养病，病愈后归队，负伤后，外出找医生治疗。1944年6月份后，支队部来了三个卫生员，仅能治疗一些小毛小病。冬春季节，没有条件洗澡，也很少更换衣服，所以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白蚤，战士乐观地称它为“革命蚤”，有的还生了疥疮。在夏天，环境许可时，才分批下河浜洗澡。游击战士为了民族、全人类的解放，不畏艰苦的精神是很可贵的。

每周开一次党委会，各班检查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情况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表扬好人好事，使之不断提高游击战士的素质。

党的活动，由指导员以秘密单线方式领导不定期召开党小组会，会议内容：或民主生活，或讨论发展党员，或布置紧急任务，要求党员在完成任务中起带头、模范作用。

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生活，我们所以在敌强我弱、敌伪据点如梅花式密布的情况下，开展了极为艰苦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以至到最后胜利，党的正确领导是一，二是部队纪律严明，深得群众的拥护，军民团结如一家人；三是部队政治素质好，是正义之师，否则我们在这块狭小的浦东地区立足是难以想象的。（吴哨整理）

“吴中草圣”张弼

阮松涛

我县历史上曾出过一个名震中外的书法家，人称“吴中草圣”，他就是明代的张弼。

张弼，字汝弼，号东海，青村乡陶宅人，他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（公元1425年），卒于明宪宗成化23年（公元1487年），享年63岁。他是明成化二年（公元1466年）的进士，开始在兵部工作，后到江西任南安府（今江西大庾）知府。在任期间，颇有政绩，为人称道。

张弼善诗文，尤工草书。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说他的字“疾如风雨，矫如龙蛇，欹如堕石，瘦如枯藤，狂书醉墨，流落人间，虽海外之国，皆购其迹。世人以为颠张（注：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）复出。”当时钱塘知县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但愿东海（张弼的号）一点墨，胜过钱塘万两金”。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还有他书写的《登辽旧城》等三首诗的草书真迹。我县《青村志》曾予翻拍刊印。

张弼曾说过：“我书不如诗，诗不如文”。他的好友李东阳（明代著名诗人，著有《怀麓堂集》一百卷。《怀麓堂诗话》一卷行世）笑他这些话是“英雄欺人之语”

张弼一生著作甚多，有《东海文集》五卷，《鹤城稿》等著作行世。其中《东海文集》五卷被收入《四库总目》。

张弼有二个儿子，当时也颇有名望。长子宏宜，次子宏至，均进士出身。张宏至曾奉使安南(越南)和谈成功，从此两国和好，边境安宁，皇帝曾赐他一品绣袍嘉奖，并为其建造了“青云楼武”坊，后来嘉靖帝为表彰张弼父子，曾下令在青溪镇(今青村镇)立“海秀”牌坊，在陶宅镇立“三世司马”牌坊(这些牌坊1958年搞水利时被拆除)并把他们三人列入名宦乡贤。在松江城厢镇醉白池公园内“云间邦彦”石刻有他的画像。

龙 卷 风

陶颖祥

龙卷风是一种风力极强，范围小，时间短，但破坏力极大的猛烈旋风。头桥乡建国以来曾遭遇到二次大的龙卷风袭击，人们记忆犹新。

第一次是1955年6月，风起于今新市村二组，往南经二桥到民爱村，风力发展至高峰，再经联工村一、二组向东南达奉城镇洪西村，逐渐减弱。

据当时目击者回忆，是日下午3时30分，天气闷热，社员正在田间劳动，只见北方突然乌云满天，接着一条黑带状云块，上下翻滚铺天盖地而来，漫天稻草，瓦片，泥沙、杂物随风袭来。有人喊“龙卷风来了”，社员争相奔回家，有的社员就地卧倒，房子在抖动，狂风很快就过云，接着大雨倾盆。事后发现社员多人受伤，被瓦片砸坏，有一女社员被风吹倒又吸起，摔出丈外，伤势较重。方姓社员二间厢房倒塌更多，车棚石柱、树木拔起，民爱二队一社员饲养的一头水牛，从北浜刮到南浜，联工一社员的一只泥船从河中吸起掣在隔河田里，摔得粉碎。张姓七亩棉花，打得断枝残叶，不得已改种绿豆。

第二次龙卷风是1980年7月23日下午4时10分。龙卷风始于蔡桥大队南首，经冯家大队一、二、七队，到达头桥镇西街越市河冯家八队，并经红旗五队出西南，逐渐减弱，全程历3.7公里。

是日，商店尚未打烊，天气特别闷热，开始听见北方有稀疏雷声，接着从北朝南黑压压狂风卷着断砖、碎瓦、稻草、泥沙奔腾而来，同时有雨，雨点特大但较稀，时间很短促，风力在12级以上。旋风呈一漏斗状，黑色，左右摆动，根据地面受损，发现宽幅在七十米到一百多米，最窄处仅三四十米，风力在左右摆动呈弯曲状，最大振幅三十米左右受灾最重。狂风所到之处房屋倒塌，树木拔起，电线杆折断，供销社、头桥中学未竣工大楼屋顶掀裂，中学篮球架拔起刮到数十米之外供销社天井里。

是日下午戴家三队有六个女社员正在冯家一队后面棉花田里打药水，天热不能坚持，在树荫下休息，给狂风吹得睁不开眼睛，生产队长潘凤娟被风刮起摔到场上井圈边跌伤，卫姓场上重二百多公斤水泥板刮起，幸未伤人。

受灾单位有供销社、头桥中学、中心小学、银行、邮电所五个单位，冯家、红旗二个大队、八个生产队、一百零三户社员、三个生产队牧场倒塌房屋95.5间，其中社员22.5间，损坏房屋127间，其中社员27间，电线杆折断15根，广播线杆30根，受伤住院十人，三人重伤，幸无死亡。经济损失137000元，其中五十二户受灾较重，损失21449元。当时，我在供销社工作，事后检查，供销社受灾十七个部门，生活资料仓库高墙倒塌撞穿屋顶，压坏百货仓库热水瓶、瓷碗等商品，茶馆烟囱吹倒撞穿屋顶，压倒水灶、电风扇、台凳，百货新楼屋顶掀裂，红瓦刮得所剩无几，把邻居屋面砸坏，要求供销社赔偿。房屋受损六十多间，简易油毛毡棚刮倒，商品损失722元，全部修建材料和工资6164元。

下午六时，县委领导接报后，带领民政局、县供销社、物资局、保险公司等单位领导来头桥视察灾情，慰问受灾群众和伤员，并和公社领导进行善后工作。在这次龙卷风灾害中，民政局拨款17500元，公社亦拨出一笔金额，帮助重灾户，保险公司给供销社赔偿保险金6000元，给头桥中学2000元，供销社、物资局供应平价物资给社员抢修。